

进入一座城由路开始，认识一座城也是如此。这是做《上海气质》访谈节目，接触南来北往嘉宾后的感触。

上海，从路爱上城

袁念琪

上海是童瑶的福地。2019年，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；两年后，又夺最佳女主角。在沪连续拍戏三年，从《谁说我们结婚了》、《三十而已》、《叛逆者》到《心居》；拍前几部在车墩和虹桥，拍《心居》才真正进了城，演外滩路上班的外企女高管，这才有机会去音乐厅看演出、到网红餐厅吃饭……

童瑶说，“以前在城外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感受。我觉得，上海这座城市非常特别和吸引我的一个点，就是它可以走路；因为北京不是一个适合走路的城市，路都特别宽。”她在上海也骑自行车，觉得在上海，无论走路还是骑车都很舒服。

郎朗、吉娜夫妇也喜欢在家旁的徐汇滨江沿黄浦江走。吉娜说，“我觉得在上海生活是非常的幸福，就是环境是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很方便。”

在1796年至1820年的清嘉庆年间，上海城厢已有60多条人轿通行的路。到2019年，上海拥有道路长度7.6公里/万人。路走得舒服，来自路本身和其环境。走舒服了，虽不一定生发卢梭散步者的遐想，但能为城市软实力加分，甚至成为改变人生的一个动因。

写好作文究竟有没有秘诀

周丹枫

写作需要灵感，但灵感并非神秘的东西。什么是灵感？它是在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技术等活动中，由于艰苦学习、长期实践，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。他就曾说过：“我只相信一条，灵感是在劳动的时候产生的。”这个“劳动”就是实践。

写好作文，决非一年半载之事，更不能一蹴而就。它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，积累过程，修炼过程。

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大量阅读与写好文章关系密切。韩愈说读书“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”，莎士比亚被统计运用的词汇有一万六千个，普希金有一万二千个。写好作文，必须从小练好“童子功”，从识字造句开始，循序渐进，绝不能一步登天。

读书可分泛读和精读。泛读是指广泛地阅读，只需涉猎，不可求甚解。它有利于扩大视野，扩展知识面。学生年轻，记忆力强，尤需引导他们尽量多地精读经典文章与诗词，含英咀华，熟读成诵，烂熟于心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曾这样叙述自己自幼的勤奋学习：“及五六岁便学为诗，九岁识声韵，十五六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，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矣。”可见其用功之深；也正因为他的勤奋学习和写作，终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欢迎，这绝非偶然，这些诗是他心血的结晶，是长期积累和磨练的成果。他的快乐也是从这里获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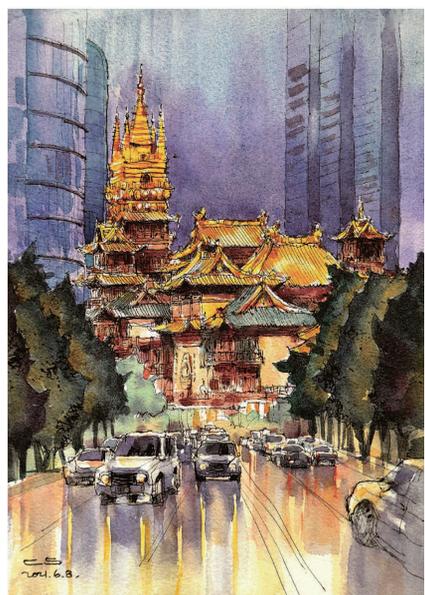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提倡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精辟地说明了既要重视读书，又要重视生活。生活积累的过程，是认真观察生活、深刻体验生活、从生活中提炼创作素材的过程。只有善于对生活从表入里的分析，有很强的思辨能力，才能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，从现象中发掘本质。



钱锺书的《围城》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。他在《围城》的序言里说，这本书是他“锱铢积累”写成的。杨绛在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中写道：“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。”可见钱锺书写《围城》的灵感来源于三个“熟悉”，来源于长期的积累。钱锺书的积累远不止于生活，更包括读书。杨绛在同一篇文章中曾这样介绍他的治学精神：“精微深奥的哲学、美学、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，他读完小书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，厚厚的书一本本新次吃完。小儿歌更喜他好的读物，厚得拿不动的大字典、词典、百科全书等，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，见了新版本，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。他看书常做些笔记。”可见灵感来自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，是由长期的储备产生的。在杨绛的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中曾写到钱锺书读书的兴趣：“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，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；食肠很大，不择精粗，甜酸杂进。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。”任何勤学苦练而成功的学者，都是基于对读书写作有浓厚的兴趣爱好，基于个人的乐趣和志趣，否则不可能乐此不疲。

注重作文，实际上是倡导、引领孩子从小认真读书，重视积累；关心生活，热爱生活，重视从生活中汲取写作的素材；勤于思考，善于思考，提高思辨能力，从而写出文从字顺、言之有物，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文。

千万不要相信听一两次“写作指导讲座”、参加“短期培训”，甚至有人传授的“写作秘诀”，能“速成”写出好作文。让孩子从小在一个宽松和愉快的学习环境中，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，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自觉地爱上读书，喜欢读好书；关心社会，热爱生活；善于思考，勤于练笔，这才是学好语文，写好作文的正途。



静安寺

(速写) 陈松

在香港爱爬山的刘嘉玲，在上海也找到自己喜爱的户外运动——骑自行车。骑得最多的两条线路是：滨江大道——龙美术馆——外滩金牛广场，刚好9公里。另一条从幸福路的家出发——湖南路——淮海中路——新天地——外滩。

骑行上海路，认识上海人；刘嘉玲觉得骑车人“都非常的有礼貌。”新买的越野车还不太能控制，停车摔了：“我后面的人，不但不觉得我很妨碍他的时间，他上来说：‘你没事吧？’摆渡不会手机买票，路人甲耐心指导操作支付宝。在感叹‘这里太方便了，不需要现金’的同时，她由衷点赞。

从国际名模转型设计师的吕燕，那年到上海拍真人秀，住希尔顿酒店一个多月。因逢梅雨季，拍不了外景时，就在宾馆四周逛开了。

“越逛越喜欢。记得在五原路看到那个楼，我想：我要住这就好了。我觉得它在梧桐树两边，既有高楼又有邻居。”回想起来，她还是那么兴奋。

提到梧桐树的还有童瑶：“我特别爱走路。比如走安福路、武康路，或者那种梧桐树下这些安静的地方。”

做行道树的梧桐树，即悬铃木，1892年出现在上海街头，因来自法国，上海人叫它们“法国梧桐”。至1920年，悬铃木已占法租界行道树42%。上海市社会局与公董局商定：1929年起，修剪后的悬铃木枝条给华界繁殖种苗；当年，悬铃木占华界行道树8%。“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又对行道树种进行调整，逐步形成上海市行道树以悬铃木为主，香樟为辅，和多树种相衬的特色。”（《上海园林志》）悬铃木在上海搭起一条条浓绿静谧的长廊，成为路的衣裳和守护者。不仅报告城市的四季，更是成为诗意地栖居和生活的一个要素。

吕燕至今住上海10年，搬过3个地方，住老房子且居有树。她幸福满足道：“早上可以听见树上小鸟的声音，就很有生活气息，这个是最吸引我的。”

黄舒骏第一次到上海是2011年。在《中国达人秀》做评委的他，发现他住的陆家嘴，路人走路速度非常快。使他想起读大学时的一个研究：看一个都市的人走路速度，可感受到这个城市正处什么阶段。他还记得：上世纪90年代走路速度最快是东京，然后是香港。他明白，

法国影片《小妈妈》是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电影，导演瑟琳·席安玛一开始用长镜头，让8岁的小女孩奈莉告别养老院，那里，奈莉的外婆刚刚去世。妈妈准备带奈莉去外婆在树林里的老家，这也是妈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。席安玛的影片基调显得平和，但从妈妈马里翁貌似平静的脸上，隐约看出一点悲伤。影片温暖的细节是，奈莉喂正在开车的妈妈饼干和果汁，用双手围住妈妈的脖子，妈妈微笑着把头靠向女儿的手。

在席安玛的镜头里，外婆乡间小屋的环境，呈现出迷人的诗意：秋天的红叶，倒伏的老树，啾啾的鸟鸣……留在妈妈记忆深处的是用四棵树搭成的树屋；对奈莉来说，在铺满叶子的地上，捡拾石头，吹奏哨音，虽然有点孤单，但也令她好奇和新鲜。妈妈翻阅她自己小时候写的文字和画的画，这些全被外婆留了下来；妈妈告诉奈莉，她也去了树林；夜晚妈妈和奈莉有一场对话，她说，她不喜欢黑夜。席安玛用微妙的场景，暗示妈妈对外婆去世很难过。第二天早晨，妈妈果然出走了。

此后，影片再没出现妈妈的身影，直到结尾，妈妈才回来。但妈妈并没有缺席，导演席安玛出乎意料地让奈莉在树林里，遇到了童年时期的妈妈马里翁，同样是8岁，不同时空在这里交汇。这是一部奇幻的电影，但奈莉和小时候妈妈的相遇场景，却显得如此自然：奈莉有点孤单地在树林里玩球，看见远处有一个女孩拖着一根树枝，在建一座树屋，她呼唤奈莉一起帮忙。她们长得很像，在席安玛美丽的镜头里，她们像同龄的朋友，在风吹树叶声、雷声、雨声中，奔跑，来到马里翁的家。她们用毛巾擦干头发，一起喝巧克力牛奶。

如果说，这是一个虚拟世界，奈莉还有一个现实世界——她和爸爸在一起的场景。影片自此在两个世界交替切换。在虚拟世界，两个女孩活动的中心，或者在树屋，那里充满着树叶、草地、河水的味

道；或者在马里翁的家里，那里还住着马里翁的妈妈，一个拄着拐杖、腿部有疾的年轻女人。在现实世界，爸爸因为妈妈出走，也很难过，但他理解她的心情；他整理着外婆的旧居，照顾着奈莉的生活，和气的爸爸和奈莉相处和谐，奈莉帮爸爸刮胡子的场景，充满着一股温情。

席安玛在两个世界的切换中，剪辑不露痕迹，过渡平稳自然，让人很难区分它们的界限。但在女孩马里翁和奈莉外婆家，明显可以看出它们的背景和布置是一模一样的，厨房的摆设，客厅沙发上的窗户，还有出现多次同样的走廊、外婆的拐杖，也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。奈莉不会意识不到这样的相同，在一次树屋旁聊天，奈莉说：“我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女儿。”马里翁问：“你来自未来吗？”席安玛甚至让两个世界交汇，奈莉带着马里翁来到外婆家，让奈莉的爸爸见到了她，爸爸没有想到，这个小女孩的未来，会成为自己的妻子。真真假假，很有趣的设置。

扮演奈莉和马里翁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，她们的容貌有时很难辨认，也许，这是席安玛有意为之。女儿和童年妈妈并置一处，一起建树屋，一起下棋，一起编剧本演角色，一起玩乐，让本来因外婆去世、妈妈出走而有点悲伤的奈莉，心情变得明快起来。马里翁和她妈妈一样，有着遗传性腿部疾病，三天后将要手术。离开前，两个女孩一起去湖边划船，席安玛在整部电影中只喜欢用自然声，在这里独独换上欢快、强劲的音乐，和着美丽的风景，我们原来平静的情感，突然被掀起，达到高潮。

妈妈最后回来了，奈莉和妈妈拥抱在一起。“秘密不是指我们想拼命隐藏的东西，而是指我们没有人可以诉说的事情。”奈莉曾对大人总不想告诉孩子他们过去的故事有疑问，这部电影，是母女俩一次奇异的沟通和交流，是席安玛用跨时空手法进行的一次别样倾诉，也是一部精致而完美的秋天的童话。



读碟

秋日感赋

张文禄

叶落西风促，霜结露水寒，斜阳偷照暖，清水煮茶闲。北雁南飞去，凭栏恨影单。杯中常问酒，世事淡如烟。



编者按：地铁、汽车，城市生活离不开公共交通，每日上下班，乘公交车占据一段光阴。拥挤时的互让，空旷时的观察。公交车是公共生活的可爱窗口：年轻人的时尚，学习者的惜时，情侣的CP造型，大妈的热聊……仿如一篇小说的开端，可以激人想象。你或皆过客，温馨留心头。流动如潮水，城市瞬间景。搭乘公交、地铁，有时候就像获得一个盲盒，打开后可能一如平常，偶尔会有特别的发现和体验。

如果坐地铁，我通常在靠近电动扶梯的固定位置候车。近两年来，早晨同一时段，同一个车门打开，杵在车门口的往往是同一个瘦高戴眼镜的小伙子，双肩背挂在胸前，双手横握手机“厮杀”正欢。看到这，仿佛就是寻常日子的复制、粘贴，仿佛听得到岁月的小溪缓缓淌过。

在人民广场、徐家汇、世纪大道等多站换乘的地铁车站里，步履匆匆的人们，流向明确，节奏明快，好似一堆金属奔向一块看不见的吸铁石。尽管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周边大城市的地铁硬件设施大同小异，有时几乎察觉不出身处他乡，但是，穿行于换乘通道中那种汹涌、坚定、顺畅、快速的感觉，只有在上海最明显。

地铁每天来来回回，好像没变，其实一直在悄悄在变。你发现没有：那些守在闸机外

争着回收地铁报的老伯伯、老妈妈去哪了？——坐地铁看报“胜景”早已悄然退场。携简易音响设备，两人一组，一前一后穿行于车厢间，在众人面前把半罐硬币有节奏地摇出声响的行乞人员去哪了？——现在有多少人还随时摸得出现金？盛夏，地面骄阳似火，地铁车厢内，考究的女士项间紧紧围着大大的披巾，或者干脆随意搭一件外套，不用问，

好似打开盲盒

阿惠

这是怕空调温度太低，保护颈椎呢。如果不赶时间，在非高峰期时段坐公交车是不错的体验，可以吹着和风看街景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。这个聚散随机的空间，说大也不大，有时波澜不惊，有时拨动心弦。有一次坐49路，站点上候着一位坐轮椅的婆婆。她的同伴也许怕耽误别人上车，便把轮椅推到后车门，正打算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扶起婆婆，年轻男司机说了声“我来”，随即松开安全带，小跑下车，放下后门暗藏的金属踏板，踏板的另一边正好斜搭在路面上。他娴熟地跨步走到轮椅后，推上车，再收好踏板，一气呵成。司机回位后，还不忘问一句：“你们到哪站下车？”目睹这些，全车乘客轻声称赞，

没有来得及拍下视频，还真有点遗憾呢。

人们一早出门，上班、上学、求医、求职……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个去向。上了车，有的要打个盹，有的要整理一下思路、打个腹稿，都需要一个相对独处的片断，这当口，除了怕无端起争执，还怕遇到一种情形：有些家长，往往是一些妈妈，送孩子坐公交车上学，偏偏不肯放松几站路的时间，让小孩背唐诗、拼读英语单词，大声地、严格地逐个考问，孩子打瞌睡了要提示，错了还要纠正、重来，一路喧哗。可怜小小读书娃，几口早餐刚刚咽下肚，这样连篇背诵会不会影响消化、加剧紧张？“鸡娃”的家长可能自以为有理由可以声高，变相把公共空间变成“独脚戏专场”，逼迫旁人接受他们的“强大气场”，就算有意见也不好提，这个滋味真的不好受。

早晚高峰的公交、地铁，在特别拥挤的时段，人与人的间距较密，以至于自己的手机都无法自如地掏出，只能被迫把视线移向左近，与陌生的同路人“共享”一个屏幕。幸运的是，有时候，手机主人刷机太笃定，还没反应，后面的“蹭客”倒已经浏览完毕，突出来了。

上下班高峰，领教地铁车厢空间的“两副面孔”。

十日谈

公共交通众生相

责编：杨晓晖